

# 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三)

曹志源

## 再披征袍情非昔比

### 江山變色神州陸沈

徐蚌會戰失敗，學校奉令解散後，大家都充滿了淒涼消極之感。政府已搖搖欲墜，自顧不暇。真是前途茫茫，不知所從。還鄉嗎？死路一條，必然落入共黨魔掌控制之下，死無葬身之地。找事嗎？走投無路，於是祇有打起精神，作再度從軍的打算。

這時，中共已陳兵江北，大有渡江南下之勢，京滬學界、新聞界，甚至商界都不無國民政府大勢已去之感，全國人心惶惶，加上凌厲的中共心戰攻勢，如呼籲「等待解放」、「靠攏」、「不做候補烈士」、「立功免罪」等等花招，確也收到大效。不要說一般頭腦簡單的平民容易入彀，即令有如前說，不滿現實和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人也多認為中共會替他們帶來幸福（許多當時為中共搖旗吶喊的要角，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時都被打成右派，死於非命。文革中倖免於難或文革當權派如四人幫的夥伴，於鄧小平當權後又被打成左派，判處死刑，或下放勞改）。

我校友生自然也反映出這一大環境的縮影，

有的同學加入了反政府的組織，行動開始鬼鬼祟祟，朋友間甚至也開始不說實話，躲躲藏藏。政治上的爭辯，更是家常便飯。也有爲了意見不合甚至大打出手的。這真是我國人民的悲劇，我們也難逃其噩運。平日都是天真無邪的同窗好友，一時受到大局影響，竟成了路人、仇敵。當我和幾位友人決定再度從軍後，幾位要等待解放的朋友罵我們愚不可及，說我們是以有用之年去替腐敗的國民黨送終、陪葬。也有人說我們是去「跳火坑」。其中有幾位曾是好友，都是平日品學兼優的同學，一位叫王守直，一位叫譚××（忘其名）都是同班，另有高班的一位叫梁壁，一位叫唐海波，思想都起了變化。當時學校辦壁報之風盛行，每班都有一份，其他學術社團也有，都受到學校鼓勵，並指定在固定地方張貼。每逢月初月中，這些半月一次的壁報都是爭奇鬪豔，多采多姿地出現在壁報欄，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文字水準和內容都很不錯。上面提到的這幾位同學便是校中有名的文豪，由他們主編的壁報一個叫「燭火」，一個叫「天風」，也是最受同學喜愛和重視的。我因也是班上及社團的一員，且常常寫些文章在壁報發表，又好討論問題，所以自然地都成了接近的好友。有時大家辦壁報到深更半夜

後，還會到月下散步聊天，談論國家大事，個人前途。雖然他們早就予我思想前進的印象，但從未發生過衝突或爭辯。因我在全校同學中居於領袖地位，自然也是他們爭取爲友的對象，他們從不支持我的反學潮活動，有時且會冷嘲熱諷。如說我是「忠黨愛國」的優秀青年，他們是百無一用的書呆子等等。當我們班上要爲自己的壁報取個名字時，我提議用「南廠風光」，王、譚二君堅持用「燭火」，並作種種解釋，謂「燭火」是一種希望所寄的東西，我們朝着那燭火的方向張望，便會愈看愈覺其明亮，若再朝那方向追尋，便會走出一條光明的大道。並說「南廠」兵營的境界太小，我們要把眼光看向遠方才是。同學們接受了他們的意見，採用「燭火」作爲我壁報的名字。「天風社」是梁壁、唐海波和周存哲等發起的組織，把我也拉了進去。天風社的壁報一再被老師們評判爲第一名，自然也在同學中建立了權威。但因一次社論批評了那些軍人隊長爲「吃飯點名的奴才」而鬧禍，幾乎被學校封閉，以後道歉了事。梁壁、唐海波常於週末請假出城，說是去看親戚朋友，實係參加校外的政治活動。他們學問文章都十分優秀，常以兄長姿態對我表示關切。不但不支持我「反學潮」的活動，唐

(三) 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

海波有一次竟對我表示：「很坦白地說，那是反動。何以言之，全國大學生還比不上你的聰明才智？他們對國事的看法還比不上你的高明？全國大都市都發生了學潮，那是潮流，是時勢所趨。你反其道而行，不是反動是什麼？……」他的話一半認真，一半好像是開玩笑，但我沒有十分認真地聽。後來，一位天風社社友，與我同是排球球隊一員的周存哲病故，在追悼會上，梁璧、唐海波等悲憤填膺，痛罵政府無能，造成這種動亂的社會，經濟落後，醫藥衛生落後，致使周存哲這麼年輕力壯的有為青年，一病不起。在場的同學們聽到他們煽動性的演講，莫不頻頻頷首，淚流滿面，默認周存哲的死，執政的國民黨也要負責。言下之意，別的人執政，周君便可不死。再推而論之，大家如果不願步周君後塵，不想害病早死，便得推翻那「不顧人民死活的國民黨政權，讓愛護人民的政府取而代之……」。他們的語意是顯而易見的。然而身為聽眾的同學們在悲傷的氣氛下，心臟隨着他們的激昂聲調而跳動。我雖然也為周君的英年早逝而悲慟，但他們那種利用追悼會作政治宣傳的作法很使我不悅，也使我開始疏離他們。

梁兄的反政府態度愈來愈明朗化了。天風壁報上不時出現左派論調或中立色彩的言論。上海觀察雜誌和天津大公報所載名人反對政府的文章如羅隆基、費孝通、馬寅初、朱自清、王芸生他們的文章，也被成篇地剪貼成爲天風半月刊的一個專欄，深爲讀者所喜愛。原來平靜無事，弦歌不絕的南廠校園也開始騷動起來。當我還在搞反

學潮活動的時候，居然有人發動所謂「反反學潮運動」的組織，而且有不少同學參加會議，決議要以武力對付我們。青中已不再是昔日的青中了，雖然，它誕生才不過兩年。我與梁璧自周存哲死後便不再親近了。幾個月後，他忽然於一個晚間邀我散步，痛陳國事，刷至淚下，認爲我們當年熱血從軍報國，好不容易獲得勝利，不數年國家糟到如此程度，「國民黨當局之無能、腐敗，引起民憤，是造成中共的革命原由。今國民黨敗亡的命運已定，咎由自取，理所當然，我們爲自己與國家前途計，實不宜再等待旁觀，應以當時從軍的精神，採取行動，迎接新的局勢。……」他沒有提到中共，也沒有勸我作這作那，但祇誠懇地告訴我國民黨大勢已去，不必再愚忠愚孝地去跳火坑了。

梁璧的話是誠懇的，但沒有打動我的心。王守直和譚兄知道我決定再度從軍後，也曾勸我改變主意，我想他們也是看到「燭火」愈來愈近了，但我因我對中共沒有信心，決不敢冒險圖存。我這種對中共缺乏信心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如下：

一、我出生時家鄉和家庭受到中共農民協會的迫害，餘孽猶存（這在前面已有敘述）。

二、「解放區」傳出清算鬭爭的慘況新聞，較農民協會所爲更形暴虐。

三、我根本上認爲共產黨階級鬭爭的理論違背人性，祇可造成一時破壞性的風潮，無救國救民的建設性力量。因人性是自私自利的，需有制度引導其自由競爭，刺激其力爭上游，如此，結

果必是優勝劣敗。人人爲免於失敗，便不得不窮其才智努力，以貢獻於社會。

至於因自由競爭造成的貧富不均，也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均衡調整。如今日美國所行的累進所得稅法、濟貧計畫、社會福利、社會安全制度等等，用不着以流血的階級鬭爭來解決。因爲鬭爭永無寧日，當然更無須以珍貴的自由作代價，換取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來防止資本家的肆虐了。所以當時我以一個高中學生的淺薄常識便有那種判斷。經過三十多年以後，獲得了政治學的博士學位，當外交官十餘年，看遍了世界，又在大學裏教了十餘年的書，依然堅持那種判斷，即共產理論在一個不上軌道、貧富不均、爲富不仁的社會，容易受到貧民的擁護而打倒資本階級。但資本階級打倒後，造成均貧社會，人才斂跡，同時也失去了刺激生產，滿足個人私慾的動力。整個社會便成爲一潭死水。即令當權者不時以這個運動、那個方案去興風作浪，這潭死水也只會發生惡臭，而無補於激濁揚清。從思想方面來說，那便是「黑暗時代的來臨」，是絕不可能長久的。

四、我也不敢信任那些沒有受過正當教育水滸傳式的中共領導人物。

至於我決定去跳火坑，繼續追隨搖搖欲墜的國民黨政府的原因，也不是表示我對國民黨的一切都感到滿意。事實上，不滿意的地方很多，除了前面說過許多戰後令人失望的事實外，還有後來發展出來更多令人不滿意的事。如官僚財閥們只顧自己的安全和出路，不願責任，相率逃亡；

甚至方面重臣、大軍將領也是毫無信心，在中共宣傳攻勢之下，靠攏投降。不過我還是對它抱着希望，總覺得國民黨革命救國的歷史和黨格，有着光明磊落的紀錄。其救國的主義——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在理論上是可行的。最高領袖蔣先生的革命志節和人格是可敬佩的。堅信不論是為國家或個人前途着想，國民黨路線是比較溫和和可親的。認為國民黨歷史中其所以也有過不遑民主自由的階段，主要是因為存心不良，野心太大的敵人太多，為了救亡圖存，國民黨乃不得不以牙還牙，以不民主對不民主，以武力對武力。即令如此，它還是不斷地在反省、自責，甚至改造。不若共黨和其領導人執迷不悟，蠻幹到底。到今天全國人心思變，連其本身也已多方面承認錯誤之後，其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還要強調「四大堅持」。

我一看到「四大堅持」，就為中國人民悲哀，為中共悲哀。蓋那黑暗時代，又不知要延長多久？人民生活，又不知將伊於胡底？又不知道反抗的人羣，有多少要身陷囹圄死於非命？又不知道中共政府，為了堅持實現其永不可能實現的主張，要浪費多少人民血汗換來的金錢？殺多少人？為了保持其政權，擴充其軍備，多少人民又將被剝奪穿着褲子的機會？在另一方面，國民黨政權為了防止中共的危害，不但不敢放手讓民主自由充分實行，而且也得花費龐大的軍事預算，以防萬一。我想，假如中國人民是一個有「理智」的民族，中共黨人真是為國為民，在經過了半世紀慘痛的內戰、驚人的犧牲浪費，和三十年隔海

而治的政、經大實驗，是非已明，善惡已顯，成敗昭著，真理已為世人所共見時，大家都應該以國家利益、人民福祉為懷，實在應該弭戰消兵，不作意氣之爭了。只須按照成功一方的藍圖，如法炮製，在同樣的人文社會背景之下，還會有意外發生，使不能成功嗎？讓我們就依照中華民國在臺灣續的路線建立一種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吧！

讀者諸君，我們如何才能建立這種制度呢？像美國一樣，政權的轉移，天下為公，一任民意定之，而非一人或少數人定之。大家一團和氣，快快活活，成者為王，敗者也無須為寇。王者竭其才智，盡其領導之責，兼善天下；敗者崇法務實，無憂無慮，獨善其身，安居樂業，何其美哉！為何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兩敗俱傷，寧為玉碎呢！

## 重慶復興關巡禮

### 精神堡壘失去光芒

貴陽青年中學奉命結束後，同學們一部份束裝還鄉，一部份自行投奔到部隊裡去，一部份留在貴陽等待「解放」，極少部份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立功靠攏了。但約有五六百人與我一樣，選擇了「跳火坑」，準備作「候補烈士」。這時大概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弦歌不絕達兩年之久的青

中所在地「南廠兵營」，已因大局的劇變和學生的星散而顯得十分淒涼沉悶，內戰的烽火雖然遠遠在天邊，但政局的動亂和思想的混亂已波及全

國，小小的校園，不啻就是社會的縮影，前面業已略為提及。

一日午後，軍車磷磷，數十輛據說是美軍戰馬的十輪大卡車，開進校園，整整齊齊地排列在操場上。震耳欲聾的馬達聲把我從午夢中驚醒，心中立刻激起一陣悲歡交集的矛盾情緒，「悲」在我又要踏上征途，中輟學業（我那時才高中二年級），離別生活多年的貴陽，前路茫茫。「歡」在學校結束以來那不生不死的淒涼生活終於告一段落，又有機會去開創新的機運。而且，儘管這次再度從軍的動機和目的與上次都不同，但在生活遭遇和安排上似乎比上次離家從軍還要有頭緒、有照顧一些。比如，上次從軍是赤腳穿草鞋，在雪地裏步行數百里，到辰溪才搭上木炭車。一路上被日軍銜尾追奔，不時遭遇空襲，那敵機無情的機關槍子彈，幾次都打在我的身邊，弄得大家滿身塵泥，倖免於難。那時自己才十六七歲，心中充滿了思親懷鄉和熱血報國的激動情緒。這次，動機和目的都不明朗，而且是被動的。不過物質待遇却反而比上次好，足登皮鞋，交通有美式卡車，而目的地是戰時軍政高級人員訓練所在的重慶復興關。就憑「復興關」這三個字，當時已使我感到興奮了。

我們的車隊出了貴陽，浩浩蕩蕩，循西南公路北上，經過義、綦江等地，直奔重慶——戰時首都和民族復興的聖地。西南公路是有名的險道，全程都是崇山峻嶺，鑿石而成，蜿蜒曲折，懸崖千丈，實非臺灣橫貫公路可比。最著名和危險的工程是七十二拐，係一石山，橫阻去路，鑿隱

道既不可能，祇得盤石開路於層崖中，由山南盤旋至山頂，然後再盤旋而下，至對面山北的谷地。一上一下，好像經過兩三小時，但祇是過了一山，而且驚險百倍。當車到達川、黔分界的地方時，立刻發現二省天賦之不同。貴州這邊是童山濯濯，飛崖峭壁，草木不生，真是「地無三里平」，加上「天無三日晴」的氣候，自然是「人無三兩銀」了。我在貴州四年所見到的貧窮落後，也實在是令人唏噓。記得在青年軍時，我們的伙食還算不錯（已如前述），每天晚飯過後，常有附近居民前來收取殘湯剩飯，並向我們訴說：「先生，三天不得鹽巴吃啊！」週末外出郊遊時，常見景象之一總是瘦弱老嫗在太陽下幫孫女們捉蟲子，和一些口嚼檳榔，吐黑水的苦力，趕着一羣負重過度的瘦馬，在亂石橫陳的山道上奔馳。但一進入四川境界，便是青山疊疊，阡陌縱橫，頗有江南風味，精神為之一振。天府之國，名不虛傳。到達復興關時已是黃昏，按照編隊號碼，進駐一棟一棟的宿舍，又開始了規律的軍事生活。復興關雄踞高山之上，俯見嘉陵江和長江的匯合處，形勢極佳。有名的珊瑚壩飛機場，就在眼底。初來時見到來往客機升降不停，甚覺祖國河山雖然遼闊，如交通工具現代化，亦可朝發夕至，無遠弗屆，則離家千里，與咫尺何異！但國家內亂不停，經濟崩潰，行旅為艱，家無隔日之糧，人有旦夕禍福，雖在咫尺，亦若天涯，我後來常坐在樹下頑石上觀看飛機在珊瑚壩起落，心中便感慨無已，為國事悲哀落淚，為前途沮喪彷徨！

抗戰期間，成千成萬國家社會中堅份子都會在復興關接受過革命洗禮，完成了抗敵致勝的使命。名之為復興關，實在是名副其實。現在勝利才不過三年，內戰的烽煙，繼日軍炮火熄滅之後，籠罩了祖國大地，國家復興的美麗遠景，不旋踵即消失於不知不覺中，何其可哀！「關」內建築多已陳舊，油漆剝落，樹木枯萎，似無人管理，精神堡壘上的革命標語和口號，也已褪色失去了光芒，有如大局的令人窒息。置身其間，感覺上已遠非駐紮深山巨谷時期的青年軍可比，那時物質環境還不如現在，可是秣馬厲兵，士氣高昂，人人有為國犧牲的志節。現在則是領袖下野，羣龍無首，李宗仁妄想以求和換取中共寬恕，徒增其氣焰，瓦解民心士氣，終至不可收拾。

### 一次革命兩面作戰

來復興關受訓的人，除了貴陽青中的幾百個同學外，還有重慶青中的千餘人。我們從一九四九年三月到七月初，與其說是在受訓，不如說是在混日子。教官在堂上講反共抗俄的大道理，堂上沒有一個人認真地聽，大家都是懶洋洋地提不起勁來。一些愛國愛時的同學，整天只是高談闊論，不切實際，很像魏晉南北朝時的清談之士，抱着「平時無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心理，然而，我們那時連「君王」都已被迫下野，欲報無從了。倒是那極少數反政府和同情中共的自由份子，隨時隨地散佈流言，興風作浪，製造過幾次風潮。如「要求復興」、「抗議伙食不佳」等等。有的甚至主張拿起槍來開創新的革命

路線，喊出所謂「一次革命，兩面作戰」的口號來。意即我們一面要消滅封建反動勢力如官僚資本、地主奸商，一面反對抵抗共黨赤化陰謀。記得一天早報報導與我們命運相同的嘉興青年中學撤消後，也在受訓的學生七八百人，在班主任賈亦斌（也曾是青年軍高級幹部）的率領下，宣佈要「一次革命，兩面作戰」，跑到浙江一個什麼山區去建立游擊基地去了。一個早起的同學宣讀了這項消息，竟在寢室激起一陣歡呼和掌聲，大家都有些羨慕他們的壯舉，可想見我們當時的沉悶，是如何地需要刺激。

「一次革命，兩面作戰」自然也是應付當時局面理論之一，但實行起來頗多困難。蓋二大之間，豈容他人漁獲，更不可能有坐享漁翁之利的機會。而且那時脫離國民黨的領導另走路子，實際上是有利於中共而為他們所鼓勵的。與今日的臺灣獨立運動一樣，祇要是分裂國民黨的、反抗國民黨的，中共都可一時容忍，甚至予以鼓勵。因為真正值得他們重視，具有歷史和力量的敵人，祇有國民黨，其他力量小，野心大的分歧、騎牆分子，他們從來不會看眼裡、放在心頭，收拾起來，易如反掌也。賈亦斌他們當時所為，雖也在我們這類青年的心海中激起過微波，但到頭來不但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且自誤誤人，誤黨誤國。

復興關當局為穩定人心，曾邀請一些名流學者、將軍、政要來講演，也發生了些許一時的作用，但其中曾有一位，因為太「唯吾獨尊」、「自我中心」了一些，在講話時，既不合邏輯，又

不照禮節，官腔十足，陳言高調，對聽眾的情緒和反應也不注意，自以為是高級將領，一派軍閥作風，濫用權威，幾乎造成不可收拾的尷尬局面，比我前面所述「周排長自討沒趣」的故事還要尷尬。因為周排長在發現士兵們對他反感和不聽命後，便已開始收斂，沉默肅立，作自反狀，終有連長出來解圍。而這位將軍却在聽眾初步表示出反感後，還大言不慚地叫罵，當時也沒有比他地位更高的長官在場，可以出來圓場，終於造成聽眾與講者激辯對罵的局面，「打倒新軍閥」之聲，響徹全場，他也只好跳上吉普，狼狽而逃。

像這樣缺乏民主風度、自以為是、目空一切的人當權得勢，真是會禍國殃民的。由這位將軍使我想起了另一位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後來投共被關進牛棚勞改的將軍，他是頗有一點名氣的青年軍二〇四師師長覃翼芝。那是我還在貴陽青年中學求學時，他奉命來視察什麼。當着一千多學生，有一點看不順眼的事，竟在臺上暴跳怒罵，作獅子吼。他也許以為自己很神氣、了不起，把臺上的校長、主任們嚇得發抖，臺下的我們却把他看的一文不值。原以為他是軍人中的少壯優秀份子，不無敬慕之心，經過此次表演後，無人再予尊重，因之後來聽說他向中共靠攏，一點也沒有引起我們的奇怪。至於他被中共清算、勞改、關進牛棚，那更是最恰當不過的了。不過他那次因我們大家還顧全大體，沒有當場反抗，他還是在一羣學校行政人員前呼後擁下，大搖大擺地下了臺。可是中共對他的待遇，却沒有我們對他的優厚了！

### 分赴前線組訓民衆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們在復興關的訓練告一段落，隨着時局的變化，又經過一次志願調查，留營、還鄉或其他出路，任君選擇。這點，我又要誇讚國民黨作風的民主幾句。即令在那種危急存亡之秋，它還不願意裹脅青年參軍，當炮灰，還容許你自由選擇個人的去路，是十分難得的。

這也是我在前文據以評斷國民黨為比較溫和可親的正派政黨的理由。那就是在環境許可下，它一定會循規蹈矩，尊重人權，實行民主。雖然在被迫太甚，有敵人威脅到它的生存時，它也會狗急跳牆，作出一些不民主的事來。那是中外古今都不可免和不乏先例的。

美國林肯總統是最不民主的總統之一，然而他是以不民主的手段來挽救民主，結果歷史自有公正定評，他一直被認為是所有總統中最偉大的一位，對挽救美國民主政治制度和國家統一、主權完整，功勳最彪炳。第二位是最專斷獨裁，甚至違背憲法最多的小羅斯福總統。他欲改組最高法院，限制其權力；他不耐美國鋼鐵公司罷工的持久不決，而以行政命令擷取其管理權，勒令停止罷工；他以行政命令把所有日裔美人關進加州集中營；他以私相授受方式把五十艘驅逐艦送給英國海軍而不經國會批准。這些都是不民主、不合法的，但他的動機，據說都是為了保衛民主，連聯邦最高法院事後也加以容忍，認為國難時期，行政元首理應享有緊急應變權，否則國本動搖，萬事皆空。所以史家也把小羅斯福列為五大總

統之一。

當今臺灣大敵當前，風雨飄搖之際，各路欲與國民黨分享政權的「英雄」、「好漢」，不斷以各種名義和方式，搖旗吶喊，你推我拉，很像戰後大陸沉陷前的情形。好像只要國民黨一垮，甜美的政權果實，便會落到他們口裡似的，實在是短視膚淺到了極點。

大陸淪陷前的悲劇記憶猶新，餘痛猶存，塵埃還未落定呢！然而國民黨在應付紛至沓來的內憂外患，所表現出的民主、容忍精神，實在已屬難能可貴，就是得不到「甲」級評分，我認為至少可以給它一個「乙上」。有時英美民主先進國家還得不到我如此高分呢！試看英國是如何對付愛爾蘭的分離派？美國是如何對付南方分離主義者？美國又如何對付反抗違法的印地安人和「多頭蛇」部隊？不都是用武力剿滅麼？

在復興關這幾個月的生活是十分沉悶的，大局的變化也是空前激烈的，同學中有不少思想起了變化。東南戰局愈來愈悲觀絕望。自蔣公下野後，國軍士氣低落，將領徬徨，不知所從。中共陳兵江北，完全控制着大局。抱着和談幻想的李宗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結果，和談代表有的去而不返，規規靠攏；返回的不是帶來妥協成果，而是哀的美敦書。不滿現實的文化、教育界，推波助瀾的新聞界，幸災樂禍的小黨小派都在隔岸觀火，各懷鬼胎。大家都成了「一識時務的俊傑」，投降的投降，靠攏的靠攏，局部和談的局部和談，連許多必然將被共產黨清算的工商巨子、地主土豪，也存着僥倖

心理，認為共產黨也是人組成的，想搖身一變而為共黨術語中的「民族資本家」、「開明地主」，以為那樣可以獲得中共的垂青寬恕。中共也確實善於利用人心，在軍事上正計劃向國軍作致命的打擊時，對上述各階層人士也作出了渾身解數的甜言蜜語，開出永不兌現的支票。一般中下層的羣衆，自然更是像趕搭火車的心情，爭先恐後地去攀援、去靠攏、去立功。「國民黨」三個字，被宣傳得真到不可再真，成爲一切罪惡的象徵。

一位英國上議院議員，曾於戰時同情中共，投奔延安替中共勸過大勞的林邁可爵士曾著書指出，中共贏得政權，是七分靠宣傳和心戰，三分靠軍事。林氏後來執教華府美利堅大學，筆者在該校進修博士時，曾與之討論，他仍堅持其說。並謂戰後國民政府如不受和談影響，不浪費時日失去戰機，一鼓作氣，直搗延安，則中國戰後歷史發展，可能完全不同。

在志願調查時，約有三分之一的同學選擇了還鄉，三分之一自行組織各奔前程，有的前往廣州，後來隨軍到了臺灣，另有三分之一的人，包括筆者本人則選擇了留營待命。我們這些留營待命的人，在幾天內便奉命派往沿江各縣去組訓民衆。以二十到三十人爲一組，由川鄂邊區綏靖公署政工處管轄。我們先乘輪船到萬縣向綏署報到，再由綏署分派各縣。記得那是一個仲夏之夜，我們數百同學，在重慶朝天門碼頭登上民生公司的江航火輪，擠得水洩不通，連甲板上都擠滿了人。我和幾位要好的同學，包括前文介紹過的魯

國強一魯寶，祇得爬上船頂，作露天過夜的打算。月明星稀，烏雀南飛。我們在船頂上，一面看著滾滾東流的江水，一面看著行將分別的岸上人羣。重慶銀行街昏暗的街燈，把江岸的景物勾畫的輪廓模糊，使人有眼神不清的感覺，到底是景物本身模糊呢？還是眼神不清呢？與我們腦海裡浮現的大局背景，以及此行的前途和發展如何，是同樣的茫茫然難有定見。

江輪於凌晨啓碇，在汽笛狂鳴聲中離別了尚在熟睡中的重慶。順流而下，驚濤拍岸，濁浪排空，祇見兩岸小鎮，一個一個地消失在晨熹中，雖然聽不到猿聲，却真有「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感覺。沿途停泊數次，各站都有同學下船。我們於深夜抵達川東重鎮的萬縣，登岸時遇到一陣大雨，大家被淋得像落湯雞似的，在黑暗中找到預定的一個空曠的校舍，既無牀鋪，又無炊事盥洗設備，當夜便空著肚子睡在地上度過。輾轉饑餓不能成寐之時，我曾想到家鄉和父母親人，以及國家局勢的可悲情況，不禁擁被痛哭，但知識有限，也想不出造成這種局勢的所以然來，自然更沒有救國救民救自己的有效方案出現腦際，只是悲痛填膺，自憐身世，自哀國運而已。

這是我多年未有的一次心態事件，我現在回憶起來，是可以完全理解和同情的。年紀才二十歲的我，爲了抗日離鄉背井，隻身在外流浪業已四載，學業一再中輟，前路事業茫茫，加以當夜在流離中枵腹遇雨，在陌生的環境中睡無牀，渴無水，觸景生悲，情不自禁也。

第二天，大家要到山洞處汲水洗臉漱口，比

青年軍入營時還要不便，伙食是糙米飯、豆腐蘿蔔，天天一樣。「待命」了一個星期，終於受到綏署主任孫震上將的檢閱和政工處長湯晶少將的視察，生活隨即得到較好的安排，搬到一棟有生活設備的營房，沒有無人理睬的感覺了。湯晶這個人可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人長得白白胖胖的，五十許，好像有點禿頭。口才特佳，也很懂得青年心理，幾次訓話打氣，把我們個個又帶回到救國救民的心態高潮上。我們被招待與綏署高級長官同樂過幾次，看到政工隊演出的話劇和京戲，水準都很不錯，至今印象猶存。

約兩週後，我們來萬縣的二百多人都有了去處，我的一組十六個人，被派到忠縣。大家興高采烈，好像又走上了救國救民的道路，找到了歸宿似的。

### 赤子之心贏得友誼

忠縣是依山而建的一個小城，唐代名詩人白居易被貶爲忠州刺史，便是這個地方。還保存有他的若干遺跡如樂天亭等，甚具歷史價值，爲詩人墨客所嚮往。其鄰縣酆都，以出鬼有名。我們貴陽青中同學有二十五位被派到那裏。還有三、四十名被派到長江南岸的石碛縣，大家都是多年相識，共遇患難，共過筆硯的青年朋友。我們的工作是與縣府合作到各鄉鎮去組訓民衆，抵抗共產主義的入侵。

在忠縣待了約四個月，走遍了崇山峻嶺，領略和印證了小學地理書上介紹的四川，尤其川東三巴地帶所引的詩句「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三) 泳游中流逆的史歷在

「爬起山來，「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踵。」我們十六個人，包括魯寶，為一隊，自稱忠縣民訓督導隊，公推我為隊長，全隊再分為三個小組，每組五人，按照日程分赴各鄉鎮，每一鄉鎮約停留一星期。賸下一人留守縣城聯繫，和辦理隊上雜務；縣府並派文書和勤務各一人相助。

這是我第一次正式與家鄉以外的民間接觸，得機進窺我國民間社會組織、風俗習慣、農村經濟結構和危機各端，實為一次極富啓發性的經驗；有值得深思和研究的價值。

「天府之國」的四川，這時也是民窮財盡到了極點，非親歷其境者，殊難想像。據一些地方上的紳糧和鄉鎮長見告，抗戰以前，四川由一些軍閥統治，每一個軍閥控制某地，便有一套房稅收田賦釐金制度，不但在其統治當時是巧取豪奪，搜刮不遺餘力，還有預徵制度，把未來十年的糧稅也徵收起來，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然而不到十年，這個軍閥被另一個軍閥趕走，新來的軍閥又是如法炮製或另行一套，橫徵暴斂，預徵十年二十年不等。所以中央政府統治權在四川沒有生根以前，四川可說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地方。（其實何止是四川，全國不都是一樣嗎？可悲可哀的祖國同胞啊！）抗戰軍興，中央政府力量入川，且以重慶為戰時首都，自然替四川人民帶來了光榮和希望。但八年抗戰，大部份時間東南富庶之區被敵人佔據，西南被敵人封鎖，祇賸下湖南和四川可以出產足夠的糧食養兵抗敵，到最後連湖南也被敵人佔據，祇剩下一個米倉四川了。四川人民的負擔自然很重，戰後元氣未復，內亂

又起，祇有破壞，沒有建設；祇有消費，沒有生產，如何可以不窮呢？

我們在忠縣組訓時，恰值夏秋季節，天氣酷熱，不要說白天豔陽高照，把樹木和莊稼烤得垂頭喪氣，人也喘不過氣來。晚上過了午夜，床上的竹墊和室內的傢具，也還是熱燙燙的。十天半月不下雨，農村原始的灌溉系統失去效用，田裡的莊稼，園裡的菜蔬便會枯死，靠土吃飯的農民便會發生糧食問題。再加上人禍，如土匪的洗劫、官吏的橫徵，或兵燹之災，則更是死路一條。

我們當時在忠縣鄉間看到的情形，便幾乎到了上述悲慘的程度。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來組訓他們，宣傳共產的可怕如何如何，他們會相信接受嗎？任何心理正常的人都不難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啊！

然而，中國人民竟是如此的純良和服從。儘管他們的遭遇是如此的惡劣，當我們這些乳臭未乾的小伙子，扛着綏署和縣府的招牌來到鄉下要集合他們出操、聽講、打野外、演習時，他們還是規規矩矩地按時前來，而且聽話。使我感到中國人民，包括我自己，真是太容易被統治了。天災人禍，任人宰割，無怨無尤，到死方休，何等可愛的「民性」啊！然而數千年來，統治者不知好自為之，不建立制度，不作長治久安之計，祇顧眼前，不顧長遠；只顧自己利益，不顧人民死活，是多麼的對不起人民啊！

反觀別的國家，就以富甲全球的美國來說吧！它的人民可沒有這麼容易被統治呢！不但找不到工作要找政府負責，一點看不順眼，便是請願

遊行，政府都有責任滿足他們的要求啊！否則，下一次選舉便請你讓賢了。我國人民（包括筆者本人），在思想觀念上從來不曾有過對國家政府的期望和要求，祇要不欺我太甚，連反抗的心態都不會發生過！以這麼優秀純良的人民，和這麼悠久的歷史文化、政治經驗，居然建立不起一個穩定、可策長治久安的政府，到如今還要以砍殺來解決紛爭，三十年來把國家統治成了地獄，還要汗顏地強握政權不放，嫁禍於人，簡直是不可思議，不可諒解，不可容忍的事。

忠縣的民衆不但沒有因我們的來到而反感厭惡，相反的，由於我們的作風不同於過去的一些官吏，常對我們獎勉有加，臨別依依。譬如，按照舊俗，上頭派來的人，交通上都是不願意走路的，若無舟車之便，便得由地方當局派驢夫抬送，而我們這批青年軍出身的人，畢竟還擁有一點赤子之心，不敢接受這一類違反人權的享受，而寧願赤足草鞋，僕僕風塵地開關跋涉。平日粗茶淡飯，也能甘之如飴。臨去更是乾淨俐落，不敢稍有打擾，更不敢有接受餽贈和盤纏這一類的陋習。有一位知識較高的鄉長，曾真心地向我感嘆說：「督座！（我們當時的官銜是民訓督導員）你們真不愧為革命的青年啊！政府為何不早日多起用你們這種人呢！過去上頭派來的人，既不做事，祇是擾民，官腔官架十足，來到鄉下，就好像土皇帝一樣，大家惟恐侍候不恭，引起怒罵查辦，大家見了他們都害怕啊！……所以，人民與政府間的關係便也永遠好不起來，還會擁護它去抗拒造反的人嗎？連自己也快要到造反的邊緣了

啊！……」我完全相信他的話是出自肺腑的。因為自己幼年在家鄉，也曾親自看到過那種魚肉人民的不肖官吏，和欺侮平民的散兵游勇。數十年後生活在美國，才真正發現人類的尊嚴，和人民與國家政府的真正關係。一般人民對「總統」也沒有什麼恐懼畏縮的地方，休論其下焉者。雖然美國的成功，並不是一天一夜的事，而且有其得天獨厚的環境，有以致之。同時，美國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其失敗的一面，我們應如何學取其長，摒棄其短，乃是正確的態度。

我們去鄉間組訓時，多半住在鄉公所，如鄉公所無宿舍，也會被邀住在鄉長的私宅。記得一天住在一個鄉公所，夜闌人靜時，烏雲滿天，月光不見踪影，正感到枯燥寂寞欲寬衣就寢時，隱約地聽到一個女人的嗚咽聲，音極哀怨，心有不忍，遂披衣尋聲而去，果見一少女踞樹下，在黑暗中啜泣不止，有氣無力。詢其故，謂其新婚夫婦正被關押在鄉公所的禁閉室內，明晨即將被押送充軍。

我很難過，請其回家休息，允明日與鄉長一談，看有無相助的餘地。次日鄉長告以近來羅廣文部隊需補充兵甚急，各縣均有名額攤派，本鄉得五名，年輕人聞訊，都「跳」走了（跳是四川話逃走之意），而軍令如山，鄉兵只好見到一個便抓一個應急。此人新婚燕爾，未及跳走，乃遭此厄運，亦不得已和無可奈何之事。我不以為然，強請釋放另謀公正抽調途徑，鄉長終許之。該青年夫婦跪地申謝，使我不知所措，而感觸特深，情緒激動，多日不能平息。蓋時也，命也，我

碰巧得救此人，但不能救所有該救之人。鄉長又可能合理合法去解決此兵源問題啊！

我們在忠縣的任務是無定期的，我們的身份也是不確定的。既非中央正規軍裡部隊的一員，也非省縣政府的一員，也不是民間團體，可說是身份不明的一羣青年。局勢一天天地惡化，綏署也一天天地呈現自顧不暇。野戰部隊這時雖然缺乏兵源，但並不歡迎我們這些「官」。使我們真有前路茫茫和走投無路之感。下鄉組訓的日程告一段落後，我們大家回到忠縣的隊部所在地——所因戰亂已被解散的女校校舍，終日無所事事。

幾位年紀較長的同學則沉醉於麻將桌上，我和魯寶較年輕而志氣猶存，吃了早飯便跑到附近民眾教育館看報。一切新聞都是令人沮喪的，唯一令我個人感到興奮的事，是偶爾看到家叔聖芬先生追隨在野的先總統蔣公到處巡視，赴韓與李承晚大統領籌商共同盟等新聞，好像反共的運動還在繼續。其他方面，只是李宗仁的搖擺不定，局部和談、軍隊叛變等令人窒息的消息。偶爾也讀到家兄志淵（時任中央社記者）寫的新聞特寫和文章，散見各報，如讀家書，自我安慰和陶醉一番。（未完待續）

聖文  
文庫

# 少年行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作者以高深文藝筆調，對出生以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悲劇，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三十  
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